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王天佀

周禮註疏刪翼卷十二

明 王志長 撰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註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

疏上單言邦據王言也以佐王建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王氏曰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

禮當自王出也○王氏曰封國則頒祀此之謂佐王建邦國也祭則受福此之謂佐王保邦國也○潛谿鄧氏曰經言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可矣首曰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何也曰異吉禮也吉禮所以接三才之奥也小宗伯之職首建邦之神位肆師之職首立國祀之禮他四禮無列焉皆異之也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王上事天明下事地察中事其先無怨恫於鬼神而後能以邦國寧

故建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也嗚呼不本於神道而能制禮樂者末矣不本於禮樂而能以和於神人安定其國家未之有也○愚按建以立其基保以固其脉邦國始終唯禮是藉如此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註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杜子春云吉禮之别十有二

疏舉邦國以包王國也○又云從下經禋祀血祭等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唐氏曰虞書

廵守修五禮臯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有能典朕三禮故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也次之以吉凶軍賔嘉則五禮也成周葢祖述舜命官之意五禮之制掌於宗伯而其教掌於司徒教萬民養國子五禮在六藝之首又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則無一民之不由於禮者夫子所謂齊之以禮者也○潛谿鄧氏曰首吉禮尊鬼神先言鬼引而親之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註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宫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

疏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郊特牲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果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按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

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禄○黄氏曰日月星辰風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聲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先王之於天神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齊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眡

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贊爵幣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用在焉古之先王精意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夫精神之接於帝也豈粗於意者所能及哉以恭致莊而後以默致靜而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之致其親齋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而聽愾然必

有聞乎歎息之聲先王之事帝其亦猶此嗚呼鬼神之物非他即吾之誠是已○伊川程氏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也○信齋楊氏曰愚按典瑞朝日註云天子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註云朝日於春分之時馬融鄭康成皆同此說賈誼亦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葢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陳氏云

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此言是也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暮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因覲禮而行用也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此因禜而祭也○浚儀王氏曰郊特牲疏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又祭日月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四也其牲皆用犢祈禱則用少牢○貴與馬氏曰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

宗按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傍不及四時居中間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猶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

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於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為允按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

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故不得入六宗也○又曰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出於周禮注家以為四司皆星也未知何據而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又先後鄭之説自為牴牾此後人所以難據以為信也但信齋楊氏皆歸之於天與氣數而以為非有一星以主之則其説又似大渺茫葢天之有日月星辰猶君之有百司庶府也謂品物歲功一出於天而無日月星辰以司

之是猶謂政教號令一出於君而無百司庶府以行之也況金木水火土人間有此五物則天上亦有此五星以主之而洪範言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則司風雨者亦星也然則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何害其為星乎〇按明齋王氏謂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壽夭名義甚正司中無考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自主天子文德不當與此混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

祭四方百物註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鄭司農曰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玄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

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

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〇楊氏曰愚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

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祇出所謂

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也宜者有事乎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陳氏禮書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瀌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

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户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史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户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説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説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灋之説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户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

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

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

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浚儀王氏曰左傳昭二十九年史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勾芒火祝融金蓐收水玄冥土后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注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奥正義皆中霤禮此殷禮也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

祀則在宮中宮正注祭七祀於宮中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鄭玄謂五祀殷制七祀周制然周官天子亦止五祀明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及曲禮禮運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儀禮士亦有五祀聘禮大夫有門行○升菴楊氏曰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

冬為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
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
愚按井即行也葢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
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言之非有異
也○愚按門戶中霤等祀祭之小者也女祝掌王后
之內祭祀鄭氏注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又大夫
士皆有門戶等五祀之禮今五祀在社稷之下五嶽
之上則非門戶等可知意五官之神在四郊者亦得

稱五祀宜從鄭氏矣但天官冢宰職云祀五帝鄭氏注謂四郊及明堂則五方之神主五行之氣於四郊其即為五帝無疑是亦天神之屬亦當從實柴槱燎之例不宜血祭也○南軒張氏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為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潤澤萬物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王先生曰

以社稷五祀為血祭則沈貍疈辜何以為非血是血祭者取歆神之始耳○畷井田間道左思吴都賦云畛畷無數

疏祭百種以報嗇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収嗇之功八蜡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按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謂田畯郵表畷田間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禽獸謂貓虎迎貓為其食田鼠

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坊堤防庸溝也昆蟲螟蝗之屬○仁仲胡氏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為物非他即吾之誠是已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乙以求神仙天神貴者曰太乙太乙佐曰五

帝是皆不知鬼神之形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

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

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二王而天可以有七

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

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為母齊衰期

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

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

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

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埽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

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註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䰟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

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疏作樂為陽灌地為隂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隂謂未合樂先灌周法有三年一祫祫者何合祭也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又有

五年一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大祭之名也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傳云周禮盡在魯故即以春秋為魯禮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殷大也○小傳曰此兩者正謂禘也祫也禘禮以裸為重禴祠烝嘗雖皆有裸饋之事恐其節文畧非禘祫比也孔子曰禘自既裸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裸為重肆猶旅也祫禮及毀廟故用旅獻〇後儀王氏曰王制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

葢夏殷之禮也周改之為春祠夏礿以禘為殷祭小雅曰礿祠烝嘗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又云周頌雝禘太祖也注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王氏曰宗廟祭有祼鬯禮既祼而獻有薦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禮四禮自禘祫及四時皆然鄭氏以肆獻祼為禘以饋食為祫非也○臨川王氏曰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主以詞達誠故春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為主故夏曰禴秋

物初成薦新曰嘗冬物大備合衆物以享曰烝○伊川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註哀謂救患分烖凶禮之別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註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

疏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明天

子諸侯於臣子皆有含襚也

以荒禮哀凶札註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謂疫厲

以弔禮哀禍烖註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之何不弔厩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

以襘禮哀圍敗註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

疏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禬之是也

以恤禮哀寇亂註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内為亂

疏哀之者遣使謟問安否而已

以賓禮親邦國註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别有八〇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註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内四方

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来終歲則徧

雜説朝覲宗遇之名以别一時耳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内唯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别猶漢春曰朝秋曰請吴王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也〇劉氏曰賔禮者天子為主而用是禮以待諸侯之来見也朝覲宗遇此王畿之外諸侯每服分為四時遞来朝見於天子一歲而徧者侯服也再歲而徧者甸服也三歲而徧者男服也四歲而徧者采服

也五歲而徧者衛服也六歲而周者要服也其朝見

疏數之制如此

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

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頫謂一

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

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疏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是故有事乃

遣大夫問也按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王氏曰時

聘殷頫皆諸臣之事所謂大客也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有徧頫徧存之禮則諸侯於不朝之歲其能恕然乎於是乎有時聘之禮也王於諸侯有賀慶憂恤之禮則諸侯於天子之善與裁可但已乎於是乎有殷頫之禮也詳見大行人○潛谿鄧氏曰以賓禮親邦國何也古王者賓臣賓之也者親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曰筊有之天子巡守之明歲東方諸侯春見曰朝又明年南方諸侯夏見曰宗三年西

方諸侯秋見曰覲四年北方諸侯冬見曰遇諒予曰是虞夏之制也諸侯以其方歲見五載徧而王復廵守也乃周禮大行人疏之矣曰春朝而見圖天下之事圖事者於春春以發慮秋覲而比邦國之功比功者於秋秋成報功也夏宗陳天下之謨陳謨者於夏夏者大也冬遇而協諸侯之慮協慮者於冬冬者終也慮終者微矣乃其來朝見之歲其疏數各以九畿之遠近為差侯服歲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見

采服四歲見衛服五歲見要服六歲見蕃國世一見
有等差而當朝之歲聽各以其時其事而至則體人
情之大順也夫朝覲宗遇於述職同而朝猶日之朝
焉遇比之不期焉則禮以夙共為其敬也故朝車逆
覲車不逆矣朝朝於廟饗於朝覲獻饗皆於廟矣名
稱不同禮亦異數茍謂諸侯各以其方歲至是東南
無覲遇而西方北方侯氏終無圖事若陳謨也於隆
殺何當焉故儀禮之具王覲也主其肅防徼之義也

乃若非時而見曰會會以發禁其殷祭各以其職來見曰同同以施政禁所獨政所同也禁萌自下政發自上也其非時遣卿大夫來聘曰問問以諭志王國有慝而侯國卿大夫畢以其故來頫也曰視視以除慝也問所獨視所同也問志自下視慝自上也或賓而賓之或客而賓之凡以親邦國也葢十有二年而王乃復狩或曰殷見以十二歲王不巡狩六服盡朝而名爰發政以代狩夫狩安可得復簡也視虞夏已

疏矣

以軍禮同邦國註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

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註用其義勇

疏大師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

大均之禮恤衆也註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

民

疏大均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註古者因田習兵閲其車徒之數

大役之禮任衆也註築宫邑所以事民力彊弱

大封之禮合衆也註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

臨川王氏曰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

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為軍禮軍禮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王氏曰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以之冒矢石而不辭當鋒刃而不懾莫不有我行不來之死志而無與子偕老之還心此所以用其命也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也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以簡

其能也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也正其畿疆而使地有定域平其土地而使民有常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率皆同心而一德此所以合其志也

以嘉禮親萬民註嘉善也因人心之所善者而為之制嘉禮之别有六

疏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以嘉禮萬民所

行者多故舉萬民實上下通也○潛谿鄧氏曰吉凶軍賓之有嘉也猶五采之有素五味之有甘也所以成人於人道之美而約之以和樂之極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註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疏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如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

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陳氏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主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餚蒸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

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别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脱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筭以盡歡其大宰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臨川王氏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賓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故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註親其恩成其性

疏按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是壻親之親之也者使

之親己是親其恩也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也○冠義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祖也○劉氏曰成成其德也○陳氏曰昏禮所以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叅天地之大義人事之終始也其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也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祝之以成德主之以伯仲見之於母母拜之見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為臣而忠為少而順然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又可不重與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註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

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
議賓之辟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註賓客謂朝聘者
疏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别
言於上與私飲同科此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
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亨大牢以飲
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
降脱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

若聘容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王氏曰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註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禄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疏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㑹諸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

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此其驗也兄弟有共先王者蓋同姓諸侯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是已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二王同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脤焉有喪拜焉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也

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註異姓王婚姻甥舅

疏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亦兼同姓可知○某氏曰贊喜曰慶加財物曰賀

○劉氏曰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其有大於是者乎是以聖人務德為之本而竭誠以踐其制莫敢須臾忽乎其細者而況其大者乎○明齋王氏曰夫吉禮主嚴

凶禮主哀軍禮主威賓禮主莊故復因人情可嘉美之事制為五禮以親之則上下交而王澤之流沛然矣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註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

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壹命受職註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

再命受服註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玄謂此

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

三命受位註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

四命受器註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

疏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今云公

之𤓰始得有祭器者大夫雖得造祭器器猶未具必假之始足至四命始備也

五命賜則註鄭司農云則者瀌也出為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

六命賜官註鄭司農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既陳

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疏先鄭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後鄭不從者按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故不從也

七命賜國註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

明齋王氏曰或疑子男已有國矣至七命而後云賜

國何也觀夫諸侯未踰年曰子蠻夷雖大曰子故子者未成國之名男之名亦猶夫子耳是故三公未有國而執璧子男執璧而不執圭其例可見故必七命而後可以為侯國也

八命作牧註謂侯伯有功徳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

疏按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謂州內有臣弒君子弒父不請於天子得征

伐之

九命作伯註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

疏二伯之文由於曲禮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薛氏圖云凡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加一命為上公卿六命加一命為侯伯大夫四命加一命為子男上士三命加一命為附庸中士再命加一命為上士下士

一命加一命為中士諸侯之君命數則上公九命加一命為二伯侯伯七命加一命為九州牧子男五命加一命為王之卿諸侯之臣命數則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為縣内諸侯卿三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服侯伯之卿三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服子男之卿再命加一命受位大夫一命加一命受服士不命加一命受職一命受職者公侯伯之士及

男之大夫王之下士皆一命固已受職治事矣子男之士不命此則或加子男之士爲之夫未命之士如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之類非無職也然其職非受於王皆官長所自辟除受命於王則爲正吏矣再命受服者王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王之下士公侯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此則或加爲之受服玄冕之服以司服云卿大夫同玄冕而知也受於君則不自爲

也三命受位者公侯伯之卿固已受位矣此或加公
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為之夫再命已不
卑雖得聘於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惟列國之卿始
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四命受器者公之孤已受
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卿為
之器謂祭器也惟四命始得有祭器禮運曰大夫具
官祭器不假非禮也則未四命已前雖得造祭器猶
未具必假之使足至四命始受器於公得具而用之

五命賜則者或加公之孤或加王之大夫出為縣内之諸侯故賜之八則之治也六命賜官者或加子男入為王卿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也七命賜國者或加王之卿或加子男為侯伯以卿而為侯伯始有其國也以子男為侯伯則加受其國也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為州牧專征伐於諸侯也九命作伯者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有功德則加一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公羊曰自陜以東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則諸侯之加命至九而止矣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有加命之數定命之數典命掌之加命之數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故謂之九儀之命而已一命之士積加命而至九則為都鄙之君五命之子男積加命而至九則為方伯諸臣進以為君諸侯進以為方伯九儀之命為之勸乎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註等猶齊等也

何氏曰四圭兩璧各差等也○劉氏曰舜受堯禪執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於羣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潛谿鄧氏曰瑞信也諸侯來朝執命圭輯合之為信玉純陽精備天地全德故用之

王執鎮圭註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葢以四鎮之山為緣飾圭長尺有二寸

疏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王先生曰王晉大圭以朝日執冒圭以朝諸侯至於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曰王執鎮圭是以朝諸侯為言也典瑞曰王執鎮圭是以朝日為言也又曰鎮圭以名守以恤凶荒是以名守恤凶荒為言也

公執桓圭註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葢亦以桓為瑑飾圭長

九寸

疏桓謂若屋之桓楹宮室得桓楹乃安猶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王氏曰此公執桓圭而射人又謂三公執璧葢方其在朝而為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執璧及其在外而為上則遠於王而有所伸非其不同勢有屈伸也○郝氏曰桓柱也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信當作身身圭躬圭葢皆象以

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

敬仲鄭氏曰信圭直躬圭屈以為人形誤矣侯視伯為尊尊者其道伸伯視侯為卑卑者其道屈也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未成國也

雜記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其長

短各依命數璧形圓徑九寸中有孔曰好週邊曰肉好倍肉曰瑗肉倍好曰璧○劉氏曰璧有虛中所以受益也有循環所以勤道也治民之德未大成而不可以忘其進則其執璧宜矣○王氏曰六瑞之制形有圭之鋭璧之圜以象天之體用也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别君德之隆殺也○王氏曰鎮圭尺有二寸法天數也其餘九七五皆陽數凡南面之君其命數皆從陽圭直方止而不變者也公侯伯位已定故用

之璧圓通流行而未定者也子男德方進故用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註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某氏曰謂自致其誠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註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

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執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

疏天子之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但飾有異耳○王氏曰不言三公三公執璧○芸閣吕氏曰古者以禽為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人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

不亂也賤當事貴必當事長不肖當事賢事之必有養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也狐摯皮帛諸侯摯圭璧狐與諸侯臣之貴摯亦以禽則偪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所以異於諸侯而為等也婦人無外事惟酒食是議供養舅姑者也故摯用榛栗腒脩不用玉帛禽鳥天子無客禮無所用其摯唯告於鬼神用鬯以為摯宗伯以禽作六

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贄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鴈以生者卿大夫以道去就不若士死以服事也○東萊呂氏曰左傳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春秋稱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見晉師始知之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著如此亦是東遷後巡守之禮久不講故耳○劉氏曰執其摯所以自致其德也誠其禮所以不愧乎摯也○

王先生曰六等之玉謂之瑞而六等之禽謂之摯曰瑞曰摯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有用享者有不用享者六瑞則有繅藉之飾皮帛則束帛而以虎豹之皮為飾羔鴈則以繢布為飾自士執雉以下皆無飾矣尊卑不同故也五等諸侯有摯有享圭璧摯也玉幣享也按行人上云成六瑞下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氏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瑞皆以庭實若馬

以皮是已用圭璋者二王後也用琥璜者又子男之
朝於諸侯也自六摯以下則不用享矣以其六瑞受
而復之三帛二生一死受而不復故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註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
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
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
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註此禮天以冬至謂
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

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黒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疏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列宿仍在故云半見○又云此禮天地以二至及迎

氣於四郊禮五帝也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黄帝亦於南郊是也○劉氏曰玉者純陽之精氣而聖人之至寶也將禮於天地四方而無以歸其誠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擬其形以琢之而柴槱煙燎埋瘞之所以答其神之降饗也○劉氏曰璋明也象物之相見乎離也璜黄也象物藏於黄宫也○某氏曰半圭曰璋夏陽半也半璧曰璜冬陰半也○明齋王氏曰按天地四方祀玉二而禮玉

六蓋祀玉者神之所主也天之四時主宰不同而同出於天地之四方方向不同而同歸於地神示之精一而已故止以天地為别若禮玉者人之所各致其誠者也故天地各有四方而以六合為别也

幣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註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疏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以幣在牲下也○劉氏曰玉作六器所以放神示之德也牲幣又放其器之色

欲因其類以答其饗也故能建神示於無形而收禮
敬於色象而必受其福焉
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
之註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
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
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
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

正性者也一說地産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云以諧萬民以致百物主謂天産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産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

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註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産

疏事鬼神則尚書所謂祖考来格諧萬民所謂庶尹允諧致百物所謂百獸率舞等是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共為一事鬼神等為三也○黄氏曰動物天産也以作陰德能内養其精矣不以外作

之禮而防之則類為情所流嘗至於過植物地産也以作陽德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為形所跋嘗至於不及然則天地之道百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守位者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禮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别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受爵坐則異席此以禮合天之化動物

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淫邪以樂侑食動血脉通精神使人神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苟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堂有琴瑟車有鸞和樂章之節以趨以行玉珮之聲於左於右弦誦之聲舞蹈之容遣其滯思見天性之真樂耳目口鼻四支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倦怠夫樂由陽来者也以樂合天之化動地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夫禮由

陰作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産使陽德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劉氏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王氏曰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别夫惟禮樂之道能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是故禮樂之功可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仲輿郝氏曰陰静無陽則消天陽也故以天産養陰然陰盛則淫聖人制禮以中防陽作之過也陽動無陰則散地陰也故以地

産養陽然陽盛則驕聖人制樂以和防陰作之過也

至陽赫赫非陰不斂禮主於退以陰節陽虛其盈而為中至陰肅肅非陽不暢樂主於進以陽導陰宣其滯而為和中和不偏禮樂之謂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註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大號六號之

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詞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

疏宿謂祭前一宿禮神之玉即蒼璧黄琮青圭赤璋及四圭兩圭之類禮神置於神坐也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有鬱鬯而無禮神之玉但宗廟雖無禮神之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齍盛謂黍稷在器曰齍天地當盛以瓦簋齍與鬯互見為義皆始臨之祭

又奉之○又云按九嬪職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彼九嬪所贊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别解故為玉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别釋也

○劉氏曰牲鑊在廟門外所以烹牲備熟獻兼省之焉

疏大祝云辨六號一神號二示號三鬼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之等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註王有故代行其祭事

疏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註薦徹豆籩王后之事

疏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則大祭祀惟宗廟而已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註載為也果讀為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

疏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亦不酌臣○陳祥道曰此說非也攝謂攝后○臨川王氏曰攝而載果者亦謂王后不預而攝其事載果祼鬯載於圭瓚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註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擯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

疏擯相對文義耳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擯若大朝覲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為承擯○康侯胡氏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

王命諸侯則擯註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

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禄其臣則於祭焉

疏祭統十倫之義五曰見爵賞之施焉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唯告周公其後○愚按命諸侯必於祭者皆尊祖不敢自專之意故曰賞於祖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註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

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𤣥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疏尚書云望秩於山川○王氏曰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刋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

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廞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葢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事天之為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疏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王氏曰社土神后土配食於社者

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註頒祀頒其所當祀及其禮

疏頒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惟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惟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

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太牢也○劉氏曰王大封諸侯則先告大社然後割其方之土白茅包而賜之俾立社於其國又隨其命數頒之祀典有邦國都鄙鄉邑皆然○某氏曰邦國諸侯之國都家王子弟及公卿大夫采地有社稷五祀等祭鄉邑亦有祭禜祭社等祭○明齋王氏曰愚按頒祀上有闕文觀天地夏秋四官皆有和布縣灋此獨闕頒祀者正歲首之事乃者繼前事之詞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註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

疏建國之神位者從内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四郊等為外神也按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爾○又云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介甫王氏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

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

親之意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註兆為壇之營域五

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

含樞紐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黒曰汁光紀

顓頊食焉黄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

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

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

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

詩我將疏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靈於中兆祭黄帝后土車服皆黄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

舞立秋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立冬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又祭祀志注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兆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薛氏曰五帝而兆止於四郊則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者也故同兆於

南郊○王氏曰帝即易帝出乎震之帝所以主乎元氣草而為五春青夏赤夏季黄秋白冬黒是為五天帝月令云其帝太皡炎帝黄帝少昊顓頊是為五人帝而用以配享者也○楊氏曰愚按註疏言周禮一歳九祭天孫宣公奭亦言歳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為信可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

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以經考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為祭天斯言不可易矣註疏以正月郊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唯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

祭白帝立冬〻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曜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説則六者又胥失之矣○疏哀六年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云梁山晉望又尚書望於山川則望祭中無天神可知兆日於東郊以大明生於東也兆月於西郊以月生於西也風師亦兆於西郊以五行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也兆司中司命

於南郊以南郊為陽盛之方司中司命是陽也兆雨
師於北郊者雨是水宜在水位故也○魯語天子大
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
司載糾虔天刑注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
朝日大采謂此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
俊卿章氏曰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
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
以大裁肆師類造於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

二曰造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於郊牛二此葢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於上帝於湯之受命則告於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皆於正祭與旅也覲祀天旅上帝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有隆殺者矣○王氏曰五嶽四瀆在地

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在天而成

象故祭謂之類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註順其所在

仲輿郝氏曰望者無見類者無形故宗廟社稷亦謂

類小司徒類社稷宗廟是也山川丘陵等謂所在小

山川利益民者各因其所在祀之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註用等牲器尊卑之差

疏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

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

辨廟祧之昭穆註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疏按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按祭灋適士二廟親盡以次

遞遷藏其主於太廟夾室每歲春祫禘配享周以文武為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其後穆之主入文王祧昭之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毁即從不窋以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稱穆武王稱昭○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

之不可預為設數○張融曰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之制祭灋所言皆衰世之法○儁儀王氏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商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正義按禮緯稽命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王肅聖證論難鄭云周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殷三宗宗其德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孫卿曰有天下事七世家語孔子曰天子立七廟馬昭難王曰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天子七廟盧植云據周

言也漢韋玄成議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云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毁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漢氏以来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内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

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宫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五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濡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

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内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别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

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葢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又曰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内使繼世祖先同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祖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

祧何耶）又曰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廟有迭毁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云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男祔於皇祖考女祔於皇祖妣婦祔於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

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

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〇王氏曰自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益子雖齊聖不得先其父新鬼雖大不得先其故凡以昭穆所辨其序固如此也而魯乃至於躋僖公夏父弗忌為宗人不能有以辨之而已故君子以為逆祀〇朱晦菴曰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昭今從本字何也

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葢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葢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

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

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葢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之昭而為四世之穆五世之昭而為六世之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葢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

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邗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右為卑矣今乃二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

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宫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毁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

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是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二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

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

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王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

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又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毁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毁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葢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葢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

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

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與右祧為穆

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
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謬殊不知昭穆本以廟
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
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
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
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
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
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

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必且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

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違引千歲以来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説之過也葢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泰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

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註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疏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車旗

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者謂皆不得上僭下偪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註三族謂父子孫人道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

疏以三為五者身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則五也以五為九者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曽玄則九也按諸

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太子唯所
用之是其役事宮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八次八舍
宿衛之事是其守事也○陳氏曰堯典詩序皆言九
族而周禮儀禮禮記特言三族三族父子孫也九族
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而
九族見矣○王先生曰春秋有公族餘子公行以親
疎為言也詩有公子公族公姓以久遠為言也此言
門子者以嫡子為言也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

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也曲禮則曰狐子當室名其嫡也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是以正室名嫡也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仲輿郝氏曰掌其政令謂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不得以孽代宗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註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

疏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共奉之謂祭日之旦於廟門前頒於五官助王率入廟○王氏曰六牲之名如牛曰一元大武雞曰翰音物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愚按太宰職云贊王牲事安得謂天官不使奉牲也或太宰總贊王牲事故不列於五官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註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疏黍稷簠簋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宮之宿戒者也〇王氏曰祭祀之事莫重於犧牲粢盛牲天産也屬乎陽粢地産也屬乎陰故王牽牲后薦玉齍牲必共奉於五官者以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粢必共奉於六宮者以六宮之人所以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内治也〇明齋王氏曰六齍名物如黍曰香合而冬食其物稷曰明粢而季夏食其物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賔客註待者有事則給之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果讀為祼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疏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賔○又云司尊彝唯為祭祀陳六彝六尊不為賔客陳六尊此兼言賔客則在廟饗賔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唯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犠象不出門也○劉氏曰六尊六彝司尊彝四時所用不同

故辨之○介甫王氏曰尊彝皆以待祭祀賓客於彝言祼將於尊言祭祀賓客相備而已言彝祼將則尊酌獻可知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注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註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

王氏曰此謂天神人鬼地示之祭祀四時有之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註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疏不言大遷畧也○按禮運作其祝號注周禮祝號有六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或曰貞正也洛誥曰我二人共貞謂卜而質正其吉凶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註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熟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

疏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熟亦須鑊鄭不言畧也告時告備是其專職餘俱佐大宗伯也○王氏曰省牲以省充人之所繫逆齍以逆饎人之所共省鑊以眡亨人之所亨○按省牲省其有無損傷也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註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受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疏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祼是也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諸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鄭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註小禮羣臣之禮

疏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王氏

曰詔相祭祀之小禮者以大禮大宗伯詔相之也故大禮則佐大宗伯而已○按鄭氏謂王親行為大禮有故臣代攝為小禮而明齋王氏謂大禮若祭主迎尸祼獻割牲飲福交神之大節小禮又其中之節目葢若後世之通贊分贊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亦然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註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

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

命者何加我服也

疏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之

○王氏曰諸侯雖卑如子男猶儐以大宗伯以子男君道也故隆之以致其伸諸臣雖尊如孤卿猶儐以小宗伯以孤卿臣道也故殺之以致其屈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註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

疏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諸侯來朝覲禮畢每國於

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
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所謂齎也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註有司大祝也王
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
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
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社之主葢用石為之奉謂
將行

或曰廟主不可虚故以遷廟主行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註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盋司馬之官實典焉

王氏曰先王雖以至仁伐至不仁然君子臨事而懼故有事於祭焉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註甸讀曰田有

司大司馬之屬儘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

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註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王氏曰先王靡神不舉者要與民同患而已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註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為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

疏以秬鬯浴尸使香也渳尸大祝小祝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註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

疏以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功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按喪大記注小斂十

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贄同也

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註制色宜齊同

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註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

疏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士喪

禮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〇王氏曰天子七月而葬殯畢即當營其事眂葬者眂其地也

卜葬兆甫竁亦如之註兆墓塋域甫始也竁謂穿壙也鄭大夫讀竁皆為穿杜子春為毳皆謂葬穿壙也

疏亦如之亦如獻器哭之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註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

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

疏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也以虞易奠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為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吉祭易喪祭者按士虞禮三虞卒哭俱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卒哭曰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是也云明日祔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

為虞祭又為祔祭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隅戊日己日為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隅辛日壬日為卒哭祭其祔祭又用柔則癸日為祔祭是士從始虞至祔凡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哭為哀殺故為吉祭而鄭云祔祭亦為喪祭者此欲引檀弓并祔祭總釋故喪中之祭總為喪祭其實卒

哭既為吉祭祔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
成葬而祭墓為位註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
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
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疏按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
以王之墳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可待有司來歸天子
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

人職者證祭墓為位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註肄習也為位小宗伯主其位

國有禍烖則亦如之註謂有所禱祈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註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疏小禮羣臣攝而為之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疏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也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註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

劉氏曰天神地祇神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皆有三

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註序次第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餌玄謂祈當為進禨之禨珥當為衈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小子職曰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

疏上三祀據大小言然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爲先後不必先大後小也按玉藻沐畢云進禨鄭以爲沐而飲酒曰禨彼禨爲禨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介甫王氏曰祈大祝所六祈也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註展省閱也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

疏肆師於大祭祀收人共牲時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爲祭牲乃繫於牢頒付於樴人也○王氏曰牲

之純者謂之牷牷之全者謂之犧春秋魯郊牛口傷

周景王雄雞自斷其尾則不可謂之犧矣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註宿

先卜祭之夕

疏凡祭祀卜日宿為期者是卜祭之前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眡滌濯則祭前之夕也亦詔相其禮焉

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註齍六穀也在器曰盛表謂徽識也陳陳列也鄭司農云築鬻築香草煮以為鬯

王氏曰簠以盛稻粱簋以盛黍稷有蓋不知其實故有徽識以表其名○劉氏曰展器而陳之告備於小宗伯

疏按禮記雜記築鬱臼以椈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而泲之以祼○按彼註云椈栢木也搗

鬱鬯者栢為臼梧為杵栢香而梧潔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註兆壇塋域

王氏曰宗伯兆五帝及四望四類也廟七廟及遷廟

某氏曰謂平時不可不蠲當祭不可不肅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註

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

疏按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

祼不酢凡筵曰涖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王氏

曰大賓大祭皆主於敬故其灌賓也猶灌神焉

大朝覲佐儐註為承儐也

疏此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

儐

共設匪甕之禮註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云君不

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於甕簋實實於筐匪

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

饗

王氏曰匪以實幣𡘋以實醯醢其物其事掌客遵人共之其所設之禮則肆師共之

饗食授祭註授賓祭肺

疏饗大牢以飲賓食者亦亨大牢以食賓祭祭先造食者按膳夫云授王祭則知此授祭者授賓祭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與祝侯禳於畺及郊註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

疏候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妖氣

大喪大淵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註大淵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序使相次秩

疏謂以服之輕重為先後內命婦為王斬衰者居前諸臣之妻齊衰者居後也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註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

瀌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疏諸侯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已下具有裁制〇王氏曰授杖王喪杖竹后喪杖桐也

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註社軍社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杜子春云宗謂宗廟

疏皆肆師為位祭也引書傳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此謂武王觀兵孟津渡河時也觀臺以望氛祥將舟即社主舟也

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註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

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葢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疏四郊自有兆域今戰訖而祭須新為壇兆故鄭云為兆也○介甫王氏曰類造皆祭名○或曰聚其神謂之類諸其所謂之造○臨川王氏曰祭兵於山川

若武城告所過名山大川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註助助大司馬也師無功肆師

助奪之恐為敵所得

疏主車者主中有二社石主遷廟木主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註貉師祭也於所立

表之處為師祭造軍灋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葢蚩

蚘或曰黃帝

陳氏曰表貉之祭其神蚩蚘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

軍灋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詩曰是類是禡記

曰禡於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葢使有司為

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
誓衆而師田馬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
馬祖將用火則祭爟然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為
禱而已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註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
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
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疏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為祭名也○或曰

因祭而卜来歲治田之早晩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註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

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註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

歲稼所宜

王氏曰夫於得也而不忘失於安也而不忘危先王

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為之卜焉欲豫知其吉凶而防

之也○雜記肆師之涖卜来歲天府之貞来歲之媺

惡預卜何也欲先事而備也春秋時鄭石奠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卜不吉則修德而預戒也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註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註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

疏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餘三時亦祭也故鄭云此其一隅〇王氏曰歲時祭祀常禮也國有大

故而祭非常禮也然皆待上令而後祭焉則其祀事有節矣記曰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謂此矣○王先生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其祀大小不同而所掌之官異焉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註相其適子

疏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賔送賔之事且卿大夫適

子爲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

凡國之太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王氏曰此所謂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或曰大事如朝覲會同小事如授祭授杖○明齋王氏曰按天地之道春始之王者之政禮基之禮孰爲大鬼神示爲大昔伯夷爲秩宗典此而已至於樂以導天地之和史以彌綸天地之文與夫羲和卜筮迪知

天道巫祝知鬼神之情狀皆理之至精而事之神妙苟非潔淨精微有以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知其道非清明正直純一不貳者不足以致其禮周禮所以並屬之宗伯也歟故舜命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葢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而自反不直靈臺昏塞其何以感假於鬼神示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宗伯之道斯其至矣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註祼器謂彝及舟與瓚和鬱鬯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祼玉謂圭瓚璋瓚

疏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夫人有故攝焉則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並言之郊特牲云祼以圭璋用玉氣也○王氏曰祭祀惟宗廟用祼蓋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故

焫蕭以求諸陽以臭求之也體魄降於地故祼鬯以求諸陰以味求之也賓客亦用祼則先王之承賓也猶敬神也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註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

疏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送祼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啐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

凡祼事沃盥

疏言凡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若祭則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註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氷焉大夫設夷槃造氷焉士併瓦槃無氷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槃

疏士無氷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賜氷用夷槃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註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疏自此以前不忍異於生設奠象生而無尸葬訖日中而虞則有尸故云明奠終於此也○仲舆郝氏曰

乃明器納之壙中者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註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懐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

疏前祼後獻祭祀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註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王氏曰夫秬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鬯

以言和氣之條暢也鬯人供秬鬯又以巾飾之冪人

以畫布巾冪六彝是也然則祼之事必以鬱和鬯者

葢鬱香草也以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則黄以明德

之中而著乎外也秬取天地至和之氣所生以明德

之和而達乎外也先王所以承祭祀而交神明者其

德如此內有以致其德外有以設飾而致其美神其有不享乎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註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

疏取質畧之意也

禜門用瓢齎註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二十五年秋

大水鼓用牲於門杜子春讀齎為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

疏亦取質畧之意○或曰瓢齎瓠器齎䀈通盛受也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䟽事用散註祼當為埋字之誤也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

疏若祼當用彝尊此用概尊故破從埋埋謂祭山林

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也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祼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自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畧用大夫士禮且按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灌

始當在鬱人用彛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故知畧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按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集說王氏曰

社用瓦罍土氣故也瓢中虛而善容有門之象故禜門用瓢齎山川四方為國阻固捍蔽蜃外堅以捍内故用蜃廟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享人鬼人道尚文故用修概謂朱帶為飾而横概以絡腹也凡祼必和鬱鬯而多少之齊宜適平焉故取以概絡腹能平物也疈辜以祭四方百物則蜡也蜡以息老物物終則無飾矣故罍用散〇王明齋氏曰按舊說謂祭天無鬯夫天神在上似不當求之於地然地亦天也何嫌

於陰陽上下以求之觀大宗伯祀神鬼示之下總云涖玉鬯司尊彝職云大旅存奠彝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事天有鬯明矣但此叙鬯器不言祭天與典瑞灌器止於宗廟何也葢祭天用陶匏貴其自然此特文有不備耳若因此而遂以為無鬯則司尊彝但言宗廟而不及神示豈祭地無酒乎大喪之大湖設斗共其釁鬯註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註給淬浴

某氏曰非飲也浴耳襲其香也○王氏曰王齊所以致潔以交神明故鬯以浴所以致其香潔夫王内有潔淨馨香之德足以感通於神明而外又資於物之潔淨馨香者以助其氣體之養此内外所以兩備焉

凡王弔臨共介鬯註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

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詞介於是進邑

疏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副使行檀弓曰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彼注云畛致也臣不名君故云某父某字也○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邑為摯共介邑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邑之禮葢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邑耳其執鎮圭以朝日

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〇王氏曰祭禮鬱人所和鬯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五齊三酒之有玄酒也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註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疏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其望祀及四時迎氣各以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

知也○劉氏曰雞牲為物至微而設官者尊祭祀必
預畜養之也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註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
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
告之時註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
朝服北面白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明旦行事
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

疏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按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按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註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

疏言釁廟之屬鐘鼓甲兵皆在其中〇王氏曰古者

侯禳於郊及畺於四方皆有禳焉○潛谿鄧氏曰鬱

人鬯人之後次雞人何也鬱鬯作陽德雞人作陰德

也禮道然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註位

所陳之位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不

同實鬱及醴齊之屬

仲與邾氏曰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

澄酒在下所謂位也酒貴淳賤清貴者居上賤者

居下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註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

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

之形昨讀為酢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盤獻讀為犧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詩云缾之罄矣維罍之耻斝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黄彝黄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畧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

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玄謂黄目以黄金為目郊特牲曰黄目鬰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疏九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酳尸一并前八為九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若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〇又云王酳尸用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

賓長即用罍尊之清酒以自酢○王氏曰彝皆有舟為酒戒也蓋舟能載物所受過量則有沉溺之禍○阮氏曰畫犧象於尊也犧牛也○何氏曰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疏謂彝為上尊即犧象之屬為中罍為下祠禴嘗烝間祀六者皆據宗廟之祭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按祭法云去廟為壇去壇為墠壇墠皆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

因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太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太牢也○貴與馬氏曰按陳氏曰周官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而祼不預於九獻諸侯一祼而酢饗禮七獻而祼亦不預於七獻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内非也葢嘗考之古禮

闕亡殘篇斷簡之僅存者如祭祀有二祼有朝踐有饋獻有酳食此可得而知也其間禮之節文詳畧多寡禮經無明文此不可得而知者也先鄭謂二祼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酳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為九獻求之禮經尚有明證故先儒多從之今固不得遽以為非陳氏所引周官行人謂二祼在九獻之外此固有所據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似亦可通但以諸臣之所酢為

報祭而引太保秉璋以酢為證則恐不然夫尊重而罍輕如先鄭謂諸臣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神靈共尊則可謂諸臣以罍報祭於神靈而不以尊則於理為不通矣二説當並存之以待作者○又按九獻之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莫不皆然今經獨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何也葢互文以見義也春夏言朝踐秋冬言朝獻欲見朝獻因朝踐之尊春夏言再獻秋冬言饋獻欲見再獻

因饋獻之尊鄭注所謂尊相因是也○王氏曰追享朝享所謂禘祫也禘及祖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自除喪朝廟始故謂之朝享五年之夏有禘三年之冬有祫此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也○薛氏圖云宗廟有九獻之節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薦腥朝踐節四獻后亞獻五獻薦孰饋食節六獻后亞獻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九獻諸臣酳尸也祭之日王服袞冕入而立於阼后則副褘從王而入尸服袞冕在

后之後而入王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周人之祭以祼為始於是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亦以祭之啐之奠之是為祼地之一獻也王既祼后次王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尸亦如之啐之奠之此謂祼地之二獻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二祼後后及王皆迎牲於門親牽而至庭乃執鸞刀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遂殺

牲以行朝踐之事於是尸出於室坐戶西南面王則北面而事之祝乃取膟膋燎於爐炭入而詔神於室又出以墮王前王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謂之制祭乃升首於室薦腥於尸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是三獻也王既獻醴齊後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次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薦幣告於室之後更延尸坐於室乃薦孰設於王前祝乃以斝酌奠奠於饌南然後取黍稷焫蕭合羶薌燎

於爐炭乃迎尸入室内舉此奠斝將祭王乃拜安尸尸祭之啐之奠之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是為饋獻此五獻也王既獻盎齊後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次后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自饋食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王以玉斝因酌朝踐之齊醴以酳尸為七獻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者尊相因也謂此朝獻因朝踐之尊也尸酌酢主人主人受酢王乃以獻諸侯此七獻禮也王酳尸後后乃薦加

事之豆籩次后又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獻謂之再獻亦尊相因也謂后酳尸因饋獻之尊也尸酢后王乃以瑤爵獻卿也后未酳尸以前皆不用瑤爵惟用於王酳尸后亞獻之始此八獻之禮也諸侯為賓客者於后酳尸後又次以瑤爵酌盎齊獻尸以備卒食三獻此為九獻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以自酢焉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後乃行加爵為旅酬之禮○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

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彛取諸物也斝耳黄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彛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彛以耳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彛以虎蜼尊以山大以虎蜼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嘆也夫禘祫之説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或謂

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或謂禘大於祫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名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絶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

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祫也

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

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葢以文公二年

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

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

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

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為此說後學又不察因為所

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

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一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有以見其非奈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

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謬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耶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為禘何耶誠為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

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於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惟一嘗又可以為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

既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效其尤耶故求

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不書郊書望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意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

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葢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若世有聖君賢臣達

禮之情觀時變通而為之制可矣何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茍徒以鄭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為百代常行則恐為後世知春秋者笑也〇貴與馬氏曰按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故先儒皆不以為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藴然其所詆訾者大祭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為一事二也以禘為喪服即吉之祭

三也以禘為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為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為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為喪服即吉後之祭為非則愚以為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侯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

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祫禘為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為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儀禮士虞禮載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享則祔亦有告登於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

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祫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為祫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為周禮然魯自以禘為祫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祫為祫本不以禘為祫實未嘗專以魯為據也葢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於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

祔祭亦未為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為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遥推其禘祫之年則為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葢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葢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

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宫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葢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

来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註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涗酌者涗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齊皆讀為齊和之齊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

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於清汁獻涗於醆酒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煑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為醳明

酌清酒醆酒涗之皆以舊繹之酒凡此四者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

疏凡言酌者皆是涗之使可酌也縮酌當用茅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涗之使可酌故為明酌也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不言縮則不用茅涗亦謂涗之也盎齊欲涗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涗涗使可酌故云涗於清也汁獻謂

鬱齊鬱齊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泲之故云涗於醆酒也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三者皆於舊澤之酒中泲之故曰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人泲酒之法故舉當時泲酒之法以曉人也此皆鄭氏重釋記人之言以泲三者無文故鄭約其清濁之差同此二齊必知凡酒用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大事謂祫也時祭用二齊禮運四

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春秋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介甫王氏曰縮酌以茅縮之而後酌也涗酌以酒涗之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涗也縮之而已盎齊則涗之而已○小傳云獻讀如字鬱齊惟祼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也○愚按酒以濁為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縮醴齊不涗盎齊涗以清酒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於初矣金陵王氏數語絕可味鄭氏註獻

酌太鑿此漢儒之陋

大喪存奠彞註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大喪之奠有彝盛鬱鬯惟謂朝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也○王氏曰明器中彝曰尊彝

大旅亦如之註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註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

疏葦萑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或曰細蒲曰萑細葦曰莞故止名五○按几長五尺高尺有二寸博二尺筵之度九尺古席地而坐迫地鋪者為筵言延神與賓加筵上者為席席藉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註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為豳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緣也玄謂粉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

王氏曰依畫斧其上取其威斷不施柄以示神武不殺之意○陳氏曰剛斷者先王之所沈潛非嚮而上

之也故黼依設於後席用黼純設於下巾衣繡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為後其意同也○仲舆郝氏曰繅藻通織五采文裀為席畫繢緣邊也

疏几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陳氏曰爾雅曰莞苻蘺郭璞曰西人呼蒲為莞莞小蒲席也○陳氏曰五几莫貴於玉几書之四几莫重於華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

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太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所聞者異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註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内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疏祀先王謂宗廟六享及王受酢之席皆如上三種

也○某氏曰祀先王謂設神席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註繢畫文

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

疏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用此二種○

仲輿郝氏曰一几居右神道尚右也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疏謂諸侯酳尸尸酢主君之席○愚按天子酢席與

祭祀之席同蓋天子尊可與鬼神同席猶天子之酢

酒得與鬼神同尊也諸侯卑故先君之前以異席示

遜焉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註國賓諸侯来朝孤卿

大夫来聘朝者彫几聘者彤几

薛氏曰几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右○陳氏曰司几

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書之席莫貴於篾

席而篾席亦黼純孔安國以篾席為桃枝席鄭氏亦以

次席為桃枝席葢亦有所傳然也司几筵王筵有

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繢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
繅而無次純有繢而無黼則割制之義又王所獨也
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
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而司几
筵王之席三諸侯之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而已
不同何哉詩曰肆筵設席註謂設席重席也葢古者
諸侯以上席皆重設筵單而已故曰敷重篾席敷重
底席則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

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註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陳氏曰大田簡衆大役任衆涖之不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設之○或曰有几武事尚右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註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

覆也棺在殯則椁煮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

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

合

疏棺在殯則椁煮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

也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

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棺不復見唯見帷

荒故謂之見也○王氏曰柏席謂藉棺迫地之席萑

似葦而細實故以為藉棺之用喪席用黼純施於死

者不嫌於文○郝氏曰柏席喪主香火之席柏香可爇曰柏席王黼純諸侯紛純為别敦焚柏器

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註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凢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畧

某氏曰仍几仍用生者舊几與書顧命華玉仍几文貝仍几諸文義合○王氏曰吉事變几各致其誠以求之庶或享之也凶事仍几使神有所依而不散也

○又曰按此經所陳几席與書顧命稍異者葢顧命乃路寢中所設王平日所御此所載乃有事所設故不同也

周禮註疏删翼卷十二